邓颖超: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(下)

◆ 徐天

赵炜来不及多想,立刻取了记录稿,赶往离中南海不远的305医院。

当时,周恩来已躺在手术推车上,打了麻药一段时间了。在等待赵炜送记录的十几分钟里,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都紧张极了,生怕他进入全麻状态。

赵炜一到,大家立刻把周恩来扶起来,高振普和赵炜将一块木板托在他胸前,用手按住上面的记录稿,邓颖超扶着他的胳膊。周恩来握着钢笔,颤抖着在报告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,并写上:"于进入手术(前),一九七五、九、二十。"

签完字,周恩来喘息着说:"我签了字,就算办完了这件事。"说完将文件递给了邓颖超。

随后,周恩来被推向手术室。他忽然问道:"小平同志来了吗?"听到这一句,邓小平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都从休息室出来,走到了推车前。周恩来拉着邓小平的手,十分费力地高声说了一句:"小平同志,你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!"

赵炜告诉记者,她当时有一种感觉:总理心中十分清楚,自己也许下不了手术台,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,了却最重要的心事。

为"批周会议"上书

直到周恩来去世前三个月,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,邓颖超才把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、赵茂峰、纪东和赵炜召集到一起,第一次告知他们周恩来的病情。

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嘶哑,但却很平静。她说:"组织决定,让我告诉你们四位秘书,应该知道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。他得的是不治之症——癌症。据医生判断,不会超过明年春节,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"

■ 执行撒周总理骨灰任务的飞机

12月起,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。

周恩来去世后,邓颖超告诉赵炜,在这期间,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,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。

关于这次会议,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《周恩来传》中,只有很简略的记载。

这年十一月底、十二月初,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,认为周恩来、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。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、叶剑英的所谓"右倾错误"。会上,江青、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"第十一次路线斗争",污蔑周恩来是"错误路线的头子",是"迫不及待"地要取代毛泽东。会后,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

十二月九日,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,先后同周恩来、王洪文等谈话,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;同时又指出: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。一个是讲"第十一次路线斗争",不应该那么讲,实际上也不是;一个是讲总理"迫不及待",他(周恩来)不是迫不及待,她(江青)自己才是迫不及待。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,毛泽东明确地表示:"不要。"

所谓"右倾错误",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,基辛格临时提议,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。由于毛泽东已入睡,周恩来不及请示,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,并表示: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,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。

这次历时10多天的会议,是周恩来晚年所经历的最艰难、最痛苦的时刻。

赵炜告诉记者,那一阵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,但都看出,周恩来心情不好。

高振普送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,曾在会场外听服务员三言两语地说过,知道周恩来在里面挨批,至于是为什么,大家都不清楚。

"文革"结束后,邓颖超与叶剑英共同上书中央,请求为这次批判平反。经华国锋批准,胡耀邦出面,找到了材料。

赵炜记得,两大皮箱会议记录被送到了西花厅。为了保密,邓颖超独自看了记录。直到这时,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来当时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。

事后,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,会议记录不再留存。

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、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刘武生告诉记者,2004年他写《周恩来的晚年岁月》,申请看这次会议的资料,被告知:"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。"

撒骨灰

1976年1月8日9时57分,周恩来在305医院去世。

当天上午11点,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医院。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请求:不保留骨灰,将骨灰撒掉;后事处理不要特殊;不开追悼会、不搞遗体告别。

经毛泽东批准,中央同意不保留骨灰,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照常举行。

1月11日上午,张树迎和高振普受邓颖超的委托,与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三四名工作人员一起,到八宝山挑选了一只花纹最好看的骨灰盒。

12日上午9点,邓颖超把张树迎、高振普和赵炜叫到一起,要他们去看看适合撒掉骨灰的地方。"大姐说:'党中央、毛主席批准了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,我很高兴,因为恩来生前最担心的就是怕我完不成这件事情。'"赵炜告诉记者。

邓颖超指示他们,去北京周围找有水的地方,但是不要留下痕迹,以免日后成为纪念地;不要惊动任何人,追悼会结束的当天夜里,她带着大家去撒。

高振普记得,他们三人坐车去了玉泉山、八一湖等,但那年冬天非常冷,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,没法撒,只好无功而返。邓颖超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。

1月15日下午3点,举行了周恩来追悼会。追悼会结束后,汪东兴告诉张树迎和高振普,地点选好了,到时候机长说在哪里撒,就在哪里撒。"他说,要把骨灰分四包,所以我们知道,应该有四个地点。"

晚上7点,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,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中间小厅。她将周恩来的骨灰分放进四个塑料袋里,一边分一边说着:"恩来,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,你可以安息了!"

张树迎和高振普坐上周恩来生前的用车,邓颖超由赵炜和医护人员陪同坐另一辆车,由中央警卫局的车带路,驶向了通县机场。

晚上8点,张树迎和高振普登上一架撒农药的小型飞机。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、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已经等在了飞机上。邓颖超站在车外,在夜幕下,挥手向丈夫做最后的告别。

在机舱中间,有一个漏斗装置,底部的孔如排球大小。下方一片漆黑,冷风不断从漏斗里倒灌进来,机舱里冷如冰窖。

张树迎和高振普捧起骨灰,将之撒在了北京城上空、密云水库、天津的海河和山东的黄河入海口。

12点许,飞机降落在通县机场。

上车后,高振普才发现,他特意揣在自己兜里的皮带扣忘记撒了。这是周恩来生前所用的,火化时没有被烧化。他们打开车窗,将之扔在了机场的草坪上。"因为大姐吩咐过,必须完完全全撒干净,一点不留。"

1992年7月11日,邓颖超去世,享年88岁。

7月18日,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带领,周恩来、邓颖超的亲属代表和工作人员奔赴天津。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(周恩来用过的同一只),和高振普一起,将骨灰撒进了天津海河。

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4年5期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9.那个夜晚,外婆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晚

爸爸用对孩子说话的口气问她:"什么事啊?"外婆只轻轻"嗯"了一下。短短一个月里,她的语言功能也急速衰退了。

之后几天,外婆的胃口都不好,吃得很少,婴儿辅食基本都吃不下。但妈妈一直觉得外婆可能会绝处逢生。外婆在八十六岁时也曾大病一场,是妈妈将她救了回来。妈妈说,这次或许也会这样,天太冷了,或许天气暖和些,外婆就会好起来。她仍旧每天给外婆的褥疮换药,加上用了气垫,伤口居然基本愈合了。蓉芳夫妇都是医生,听说外婆的褥疮好了,都很惊异,说很难得,很少见褥疮好得这样快的。妈妈很有成就感。

1月26日晚,看电视时,我坐在外婆旁边用iPad上的易经软件给外婆测卦,测出"离为火"卦,"健康"一栏写:热病严重,小心大去。我让妈妈也看了。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议论。

这之后的一周,外婆的气管似乎出了问题,喉咙里有痰音,用嘴巴噗气。妈妈估计外婆气管有炎症,每天给她吃气管消炎药,似乎有效果。她给做医生的朋友打电话,咨询外婆的情况,朋友说,不到万不得已,送这么大年纪的外婆进医院简直是找罪受,还是少让她吃些苦头吧。妈妈本身也是久病成良医,凭感觉认为外婆问题不大。

那些日子,每晚送外婆上床休息之前,都要让她坐在移动马桶上排便。也许是因为不适应,每次总要花上将近半个小时时间。我和妈妈一起坐在她面前,陪着她,还哄孩子似的"吹哨"。我和妈妈不由得觉得好笑。妈妈说:"姆妈,喜欢你,你乖,快点拉。"外婆便接口道:"你喜欢我?""喜欢!""你喜欢我?""喜欢!""你喜欢我?"如此反复说着,才把那些"工序"做完。"你喜欢我?"那是外婆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2月2日,周六,我去报社加班。在"全家"买了四个布丁,一块芝士蛋糕,一块巧克力慕斯,打算给外婆换换口味。晚上回家,即喂坐在轮椅上的外婆吃了一个。妈妈和我商量,给外婆洗澡太冒险了,不如第二天上午给外婆洗个头吧,再给她剪剪头发。"外婆的头发长了。"妈妈说。

这天晚上,远方的朋友来短信询问我的近况,我提起了外婆。他问:有没有大问题?我回:不好说。这么回时,我的心情是平静的。曾经无数次地想象终将到来的那天,但在那天没有正式来临前,却根本没有能力预知那一刻面临的崩塌。我和妈妈一样心怀侥幸,盼着天气暖和起来,盼着上帝仁慈一点,让外婆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尽量延长。

2月3日上午,外婆躺在父母的床上,让妈妈帮她洗了头。然后,外婆坐在轮椅上,听任妈妈给她剪头发,一动不动,腰背挺得很直,看上去很精神。我又帮她将头发吹干。剪了头发的外婆,看上去气色好了一些。但到了下午,她用口噗气的情形加重了,我摸她额头,感觉有低烧,吃了药后很快就退烧了。傍晚,喂外婆吃布丁,她吃得很勉强,似乎和我作对似的,动不动就把布丁噗出来,弄得满地都是。我又犯了不耐烦的毛病,她不肯吃东西,更让我着急,我抬起手,拍了她一下。她嘀咕了一声,我知道她在骂我,便放下吃了一半的布丁,走开了。为了这个动作,我将后悔自责一辈子!

那天的晚饭,外婆几乎没有吃东西。稍晚,妈妈喂外婆吃过第三个布丁,外加半杯牛奶米粉。我们像往常一样看电视。外婆坐在轮椅上,妈妈坐在她对面,她将外婆的腿搁在自己的膝盖上,轻轻地给外婆捶腿。捶着捶着,妈妈又伸出手来,想和外婆握手,外婆心领神会,也伸出手去相握。两个人反反复复,双手交替着握了又握。以前她们从未这样过。妈妈那时怎会想到,再过十几个小时,外婆将要往生。现在想来,冥冥中,那是外婆和妈妈在为她们一生的母女缘分告别。漫长的六十六年……当妈妈三岁时,外婆在乡村的河塘边与还是小女孩的妈妈初次相遇,一场世间美好的母女缘分就此拉开序幕……每念及此,我都会泪水决堤。

谁都不知道,那个夜晚,是外婆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晚。

鄞变一八五二

徐蛀民

33.窜出几匹快马

众多乡民闻言,竟一起沉默了。这县太爷说话办事,倒也真是入情入理。昨日搏命厮杀时,哪里顾得什么。后来细看时,被杀的多有年纪轻轻的……谁个不是父母所生呢?看着毕竟于心不忍。况且天气正是潮热,不消多时,这些尸体腐烂发臭起来,来往的船工乘客,附近村子的乡亲,岂不怨声载道?

然而张潮青却越发的躁急火起:"秀才你与他啰唆什么,你只说句话,我就将他杀了!"

险象环生之际,陈耆老却已经由县丞传话,急急赶到,见状疾步插上,不由分说,张开双臂挡住张潮青,厉声道:"潮青!我们横泾村人,从来重仁义,讲公理,怎么不问青红皂白,就要杀人呢!"情势顿时有些僵持。

众人见秀才一时没有说话,便一起嚷道:"问秀才问秀才!""听秀才的!""今日就听秀才一句话!"

周祥千盯着段光清,隐约觉得,今日不杀此人,他日兴许就会为他所制……可是这知县今日来此,事为交换人质,掩埋官兵尸首。若即令斩杀,行之不义,于情于理,亦无托词。于是他说道:"两军交战,不斩使者。知县今日只为交换人质、掩埋尸首而来,我们杀之不义。"

众乡民便随之纷纷说道:"对对!两军交战,不斩使者!""昨日已经杀了他许多,今日再多杀一个县令,也是无益。""阿贵,人家来埋死人的,杀不得!""潮青,杀不得杀不得!"对于他们来说,昨日是你要来杀我,我才不得不杀你;今日你只带了和尚来诵经收尸,如何又下得了手去杀你?可是,乡民人群随即又吵嚷起来:"问你县太爷,那你官府原先承允的主张,还作不作数?"乡民这问的,既可能是那个首犯投案、余者不问的告示,又也许是那个平粮赋、立盐界的承允。

段光清明白,依眼下的情形,他须先回避了"办首恶不及其余"的话题,只说那粮赋盐界的事情。可是,若是前几日他还能就此承允乡民的话,现时却已经是不行的了。万一上宪再发大军前来平叛戡乱,哪里还有什么平粮赋、立盐界可讲?好一个干练的段光清,他略一思忖,随即大声说道:"你等百姓与我向日无仇,我来鄞县,不过数日。你等百姓昨日杀官兵数百人,我今日一人来此,原不畏你等杀我。十三乡民已从我来此,本县有无加害于他们,你等可一一询之。若说盐界,我昔年任慈溪时,即欲将肩贩盐界还予百姓,无如上宪因有部署,一时未能定夺,故延迟至今,此事为当地百姓所共知也。至于粮价,前日乡民进城,已将知府毕大人拥至城隍庙戏台上,逼出告示。若此告示可以为凭,你等已有府尊大人的告示,又何必索我一知县之告示乎?"

段光清说的话,绕着圈子,其实并无着落,只是虚与委蛇,可是众人竖耳听了,仍觉得言之成理,情有可原。既然认了县太爷说的,众人也就渐次松散了。无奈被扶持着离去时,张潮青对俞能贵暗暗使了个眼色。俞能贵会意,便称先去解了溲来。

正当人皆散去,段光清的官轿款款行近张斌桥时,羊庙的树林子里骤然窜出几匹快马,是俞能贵带了两人,提刀跃马,往西追杀上来!

不大工夫,官轿即被俞能贵等人的快马追上!几人横刀立马,凶相毕露,高喝"狗官滚出来!"几名轿夫吓得面无人色,浑身打颤;待撩起轿帘,轿内却是空空如也!

咦!这人又去了哪里?

原来,张潮青阴狠的眼色和俞能贵诡异的行止,早被此刻十分警觉机敏的段光清远远地觑在眼里,等到人差不多走散,他不敢大意,遂以往河滩巡视之名,唤了一条篷船搭船离去。

待船往城里驰去,段光清正自庆幸今日既救回了参将,自己又得全身而退,再还泄了乡民的凶劲戾气,可谓大功告成,赢得一局,忽然就见北岸一阵骚动,只见远远地几匹刀光剑影的快马,向着西边疾驶而去!不好——段光清心里惊叫一声,即刻叫船工放下芦席帘子,加快船楫!

船近张斌桥时,段光清从帘子缝隙处探望出去,蓦然看见俞能贵率着一伙狂暴乡民,跃马疾驰到岸边,手中刀光闪烁,又看见有人朝他乘坐的这条船指指戳戳,说着什么,然后又吆喝着要那船只靠过岸来。段光清不由得忙从芦席帘子处缩回身子!